

集部

清江文集卷十二

明 貝瓊 撰

金陵集

瞭說

越有矇始好讀書不間寒暑一夕視字如蝗緣廹之愈紛遠之愈微旦起則目有翳而無所覩焉乃號於天曰吾何罪耶天奚暴而使我矇耶豈欲其為鵂鶹不察於物曷若不生我耶天既生我而施之兩目又降罰而矇

吾不知司造化者何如也乃遯於野弟子往而弔之者皆哭客聞之獨進而賀焉怒曰吾既𥌒故不得與人頡頏於時竊病而號於天客奚為賀客曰若何病乎其尤天亦甚矣黑白易别也吾不知其孰黑孰白西施之姣無鹽之厲人皆見也吾不知其孰姣孰厲信其𥌒矣事固有大於是焉好利而愎卒沉其宗智伯之才而多蔽也不察是非悦人贊已衛平侯之闇而自聖也利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商鞅之危而為安也彼

皆目如明星微察秋豪而所爲乃至於此則其瞽有過於矇者世復不懲其失爲智伯爲衛侯爲商君不亦悲乎若雖矇於外至論天下之道高極無窮大極無際及考古今事必原始要終而鏡其成敗是知矇於小而不矇於大若又何病乎黑白之不知由不覩乎黑白也彼能覩者且以白爲黑以黑爲白矣美惡之不辨由不覩乎美惡也彼能覩者且以美爲惡以惡爲美矣此病之不可攻而明也若之病可得攻而明吾將進金鉤施金

毳除目之翳使若之視其銳不翅太山視其小不翅八荒視其隱不翅日月之運乎晝夜以為何如雖然目不矇耳不塞足不兀手不攣人之大利也以矇瘵視以塞瘵聽以兀瘵行以攣瘵執固為不幸而有大幸存焉此塞翁之子免於役而為福若之矇烏知非若之福乎乃起而謝曰至矣客之言吾終身無所尤矣矇為好古翁氏也洪武八年二月初吉貝瓊造

太魯生說

太魯生師朴愚子將辭而南遊於楚朴愚子戚然不悅
生曰吾從夫子久矣楚仕國也今將往焉而夫子不悅
何也曰若才高而好辯才高則上人好辯則不屈禍之
招也嘗觀之知者先覆巧者先辱惟匿知於愚而不伐
其知天下不以吾為知寓巧於朴而不伐其巧天下不
以吾為巧是莫與吾校者已故外患不至彼知者先覆
巧者先辱非知巧之過過在吾伐其知巧也荆山之璞
閟其至美而未之知也混於珞珞之石一旦光氣屬天

如虹霓卞和氏怪而獻之舉國信其美雖十城不易也然璞毀而不完和亦再刖而死無足曷若混珞珞之石耶今若不能自閟如荆山之璞恃才與辯而求合於時器狹者不足與論海處闇室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而不吾容其禍甚於刖而至美不得全矣抑反諸大庭無為之天伏若形鈐若喙之愈乎若孔子歷聘諸侯卒窮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楞然幾死太公任弔之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盍校其得失焉生退而遯於山澤數月曰吾幾喪吾而夫子存之遂反華而質易巧而拙椎鋭而鈍毀圓而方默而不復言與人居而不知異乎人捐是非絶毀譽以太魯號之終身

夢筆居士說

濡須洪秉彝寓龍河之天界寺夜夢神授如椽筆旦起謁住山全室翁翁方書夢筆二字竊驚而異焉蓋秉彝未嘗以語全室全室亦未嘗知秉彝之有夢也覯其所

書而悟昔之所夢舉其所夢而兆今之所書若出偶然信其非偶然也瓊因為之說曰昔江文通李太白嘗夢筆矣由是其文辭益工不知二子之天才絶人得於氣之清而純者故其為詩萬象不足喻其富八音不足喻其和鬼神不足喻其變豈待於夢而至哉抑心志既專精神既一故形於夜寐之頃如此而人之好異者論之或過耳夜半輟書而臥忽有鋭頭將軍狀甚黑而短排闥見余怒脱帽擲於地曰吾中山之族世號萬人敵然

性不好武惟大人長者輒從之遊為之執役朝暮不憚煩蒙其拔於俊髦間與陶泓陳玄並列今得事先生風簷雨窗者五十年或知有所不能文有所不及吾皆助而成之心亦勞矣顧謂文通太白無藉於吾而黜其功豈不寃哉且六夢之占具於周官黄帝夢天風鼓塵及人持千鈞弩敺牛萬數而得風后力牧為相湯夢負鼎者而得伊尹高宗夢良弼而得說於傅巖晉重耳夢與楚子搏有城濮之捷魯襄公夢祖而如楚吕錡夢射月

而中共王穆子夢人助已而得牛王濬夢三刀為益州陶侃夢登天門貴至八州督丁固夢松後十八年為公皆吾所紀古今稱之而獨疑於吾耶乃叱之曰若秦虜也罪當族幸赦而全之復側媚求説不顧曲直是非惟人之徇推頹於紫牘局促於篋笥李廣上功竟差六級殷浩復書不措一辭故累屈於孺子壯夫不汝喜也吾特取其强記一節引為上客名顯天下而一時新進疾而排之者日相踵尚何功之可伐而欲以是驕吾耶若

以夢言益可論者黄帝之風后力牧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固徵之夢矣堯之有舜舜之有禹又何如耶重耳之霸天實啓之若小白之帖楚又豈夢鹽其腦耶魯之不競其君如大國者非一亦皆周公祖之耶呂錡之中特出於幸穆子之牛卒禍其室夢何與耶益州之遷蓋非一濬豈皆夢刀晉室名臣獨無天門之夢如侃公居五等之爵亦盡固之松耶若之所紀徒滋後世之惑而已乃起而謝曰先生之論高矣然天下之言非吾不傳

天下之事非吾不明自班固揚雄而下莫不資之吾其有得有失實系於人人恒負吾吾奚病乎遂無以詰翌日過秉彝曰夢耶非耶古人之事果不可誣耶天固有所屬於子同於晉之王珣者耶秉彝乃以夢筆居士自號云

石田說

檇李馬德遠氏以石田為號取左傳語也一日過成均見余求申其義余怪而詰之則曰九州之田若雍之上

上冀之中中揚之下下青之上下徐之上中兖之中下以其地有肥磽之不齊故其為田不一然有宜黍者有宜稻者有宜穀麥者有宜桑而蠶者皆可耕而藝也不可耕而藝且棄於無用者其惟石田乎吾實似之吾生長四十餘年而不成一藝之名屬大明洪武之盛黜吏用儒天下之士應詔而起者俱收並録至翔金門集紫垣者有之矣吾兩薦天官而不中六科之選孑孑歸吾讀書之所非石田之謂乎余應之曰噫子未通於道者

也田之瘠者不得求其美人之拙者不得求其巧然使石田如九州之田或黍或稻或菽麥或桑而蠶則人朝暮其上以營無窮之利茍不得者必爭而訟訟而兵其禍人也大矣此以利不足以及人獲棄於無用豈非幸與今子病其棄於時不為田之美者而為石田盍視彼之有智也有力也為時之所用者勞其心思苦其筋骨至於斃而後已求為石田又可得乎以是較之孰得孰失德遠起而謝曰此吾志也遂書以貽之洪武六年歲

在癸丑良月檇李貝瓊造

過孝子傳

過孝子宗一海鹽昭明里人早喪父獨與母居元至正十六年春吳陵張士誠擁衆自白茅渡江遂陷姑蘇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卒與寇遇欲殺之即以身蔽母中數創乃舍而去既迈益困傭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苫服衰蔬食不變居憂時與人語輒泣下有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母燕去不復至人皆為異云

貝先生曰人子事親始終盡道者不足書特於其遇變
書之非必待有變而得失可觀也大其事也方寇之東
略閩境奔竄過孝子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前冒白刃幸
而獲全視彼失其天性委父母不顧自淪於梟獍者何
如哉故不可不書觀其遇變一節則事親可知矣及母
死弗克葬不易服不食肉人未有一動心者特區區感
其燕之去來抑何感與秦顏孝子葬親有羣烏為銜土
成冢烏吻皆傷因表其地彼燕於過氏何異哉并論而

釋之

貞節傳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一人而瑞復夭王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於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曰吾不幸夫死吾忍

死吾夫而事人乎且前吾三世皆守節以終不可至吾而變使吾不得從夫於地下非婦也父母乃止其姑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斂葬率如禮今年六十有二矣子四人長養才次養心次養吾次養賢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才遇疾樓氏求善藥治之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八越今十四年矣而所守如其姑云

貝先生曰余讀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乾坤為父

母之道咸恒為夫婦之道也夫婦之道終身不可變者故以恒次咸不易之謂恒不已之謂恒此恒為能久也其五六之爻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象復申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是知恒處於貞貞固婦道之當然矣是以記禮者必始於謹夫婦而三從之義備見於篇凡夫存而順其夫不幸夫没而不再適者不足怪也三王以降陰教不行禮義隳廢有一人焉克盡其道則皆以為卓行莫不動色書之蓋天下之守義者鮮特舉此以為

勸世變可知矣抑甞上下數千年間自共姜以下未及汎舉若白公之妻貞姬曰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曹世叔之妻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嗚呼若二人者其德可謂恒而貞者乎四明之陳氏一門五世皆能不貳其守如砥柱壁立千仞為婦為母何愧於貞姬令女耶雖其天性之美異夫閭閻習音樂工文辭之女輕於失身者而家法相傳教之有素可見也其諸孫協和為國子生能歴道其實因

合而爲傳使觀風者尚有以采之而上於朝以旌其節豈不有補於名教哉

國子學明德堂之東偏置賁鼓謹昕夕升降之節及有事於學則鼓焉禮也乃爲之銘曰

冐以鱓密乎外而虛中汝之寂也與土奚擇其應神而遠通鼓於戎而成列鼓於役而勸工惟賁徑四而修八故在樂爲大配金鐘而西東有鏜其聲鼛之逢逢冠帶如雲惟汝之從警昕夕之二時嚴一陟而一降或燕而

壺或射而同勿爽其節敢告瞽矇

存善堂銘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性善蓋易原其流行之始故先言善後言性孟子即其賦予之同故先言性後言善其理一而已矣笠澤沈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知善之當存則知惡之當戒者乎西白金公來乞銘乃為之銘曰

吾嘗觀場師之木也必封其本而上參乎天良農之治

田也必樹嘉穀去稂莠而至有年嗟善之在人者苟無
場師農父之智恒戕賊而弗全鄭衛之音簧吾耳燕趙
之豔蕩吾前肆行無覺既汰而顛故貴夫君子之學存
乎中不為物遷我塗孔夸我宅孔安是居是由無失其
本然庶積之而後豐庸詎非後昆之慶百世其延

清江文集卷十二

清江文集卷十三

明 貝瓊 撰

金陵集

思勤齋銘

國子生桑懋以思勤名齋求余一言申其義至於三四無倦色余惟唐韓子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所以誨夫人也其游歲曰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為所

以懲諸已也懲尚以韓子之誨諸人者為勉以其懲諸已者為戒可與進學矣因為之銘曰

木願為材人願為賢人胡不學以遊以盤譬彼立枯望其參天其學何如如行無退思故不昏勤故不怠惟思與勤進學之功業日以廣德日以崇在昔聖人純亦不已未得則憂既得而喜矧余小子弗聰弗明墨卿司訓用戒其荒

跋趙文敏帖

吳興趙文敏公少學山谷書後學鍾繇又以古今莫過於二王遂極力攻之至其晚年所進駸駸龍跳虎躍之妙蓋得之心而應之手不待觀公孫劒器而至此也論者謂其集衆體之大成亦豈過與此帖乃與其姪某者時為儒學提舉猶未除山谷氣韻也吁公一代偉人博學而多藝非特翰墨之仿鍾王而已余素不善書獲觀真蹟於五十年後三復斂衽

跋王逸老書八仙歌後

凡藝始於學而卒於悟學而工不若悟之神此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遂進於草書也宋王逸老亦以草書名世先人守中處士嘗藏二紙於家余少時尚及見之後為好事者持去今張宗儒來京師以所書杜少陵飲中八仙歌示余蓋尤豪宕有法真有旭之悟者乎李白詩稱懷素飄風驟雨落花飛絮之態雖非白作亦曲盡懷素之變者余於逸老亦云

書杏林生意圖後

右杏林生意圖錢顒為姑蘇陶友諒作也觀其依山屋數楹而坡石之外樹數百株髣髴花開高下芳紅爛紫與日光霞氣參錯不啻遊匡廬間過董仙人之所居也其生意油然可見矣然生意斂之至密不容一粟卷而達之彌乎天地杏林特其一耳蓋一元之氣流行四時則有無窮之生意而物之生者亦無窮焉人徒觀夫方春之時雨露所及者雖陰崖絶島或芽或栟或苞或蕚以為否極而通而生意之充塞莫不發榮滋長如此又

惡知氷雪之際苦寒折膠華者既斂實者既脫如千兵萬馬鏖大漠之野而亦未嘗無生意焉此造化不已之機也今醫以生意屬之杏林者蓋舉小以著大且言其術足以利物充其虛而起其憊為能復天地之生意而死者以蘇功有補於造化之不及者與吁董仙人之時食其杏而壽者幾千人矣後世之醫固未至於奉之神苟欲擬其治人而全乎天年其設心豈不仁矣哉此余深嘉友諒之為人而又喜命名之意深遠也故書以貽

之

跋耕漁圖

右南溪耕漁圖刑曹郎中堵文明所作赤城吳仲謙之隱居也築堂若干楹背陰而面陽有山北自鷓鴣之脊蜿蜒南迤以屬其居而三嶼平岡旁列左右鳳山龍山掖兩隅而特起如僎价焉堂瞰大溪百頃可俯而鑑其南則紫凝翠屏危插天半西距寒明二巖三十里赤城桐柏皆在其東北起伏向背四顧類城郭狀天台之勝殆

盡於此桃李敷榮松竹交蔭不啻秦人之武陵溪世莫得而知者圖之位置亦曲盡逺近之勢矣仲謙於是治沃饒之地率童奴耕其中溪又多大魚時漁以給朝暮故以耕漁自號復求余為之說余惟耕之與漁皆事之細者而豪傑之士窮而在下者恒託之為名若伊摯之耕於莘野耕而顯也遂開有商六百年之王業鹿門之龎德公則隱而耕矣呂尚釣於璜溪漁而顯也為周之師而封東海若桐江之嚴光則隱於漁矣或論其為伊

呂者難為龐與嚴者易又惡知遇時而成功者固非常人之所及而守節以抗世者孰能過於二人哉今仲謙肆志佳山水間非求顯如伊呂蓋欲附鹿門之龐桐江之嚴而同其高也余恐才名聞於時且將應聘而出不得遂溪南之樂於異日而貽田翁溪友之所譏不若去耕與漁混乎田翁溪友以泯其跡之愈焉因書其說以諗之仲謙必有會於心者矣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國子助教檇李貝瓊書於時習齋

跋馬文璧雲林隱居圖後

昔余客雲間與今撫州太守秦溪馬侯文璧居相近志相合未始一日相違馬文璧工畫山水能兼董北苑米南宮筆法視今人蔑如也讀書之暇往往託興豪素三吳人以重價購之嘗為余作雲關曉度髣髴遊青城大白間而位置神氣若出造化不見其為巧而巧自形焉兵變之餘東西散處洪武三年文璧以名至京師遂有撫州之命後二年余纔起為國子助教相望千有餘里

六閱霜暑求如向之在雲間時窮日夜為樂何可得耶
儒者詹明初自西江來文璧貽余近詩讀之恍然如夢
明初且言其耳聰目明公退不輟筆但髮少白耳乃出
隱居圖相示觀其山之若有若無而高下雲氣戎戎疑
欲飛動如天之將雨玉女曝衣也下有伏流曲折小橋
橫臥橋外人家皆草屋荊扉前後古木不根著者數十
株殆無刻畫視南宮未可優劣已復題其左亦有歸老
之志焉余久思林壑即其詩畫而益增感慨第竊祿於

朝未能引疾而退耳然老不任事亦何能為耶徒使龍湫虎穴之盟久寒而闕也因言以志余之心使山靈有知尚無拒於他日云

釋奠解

或問余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為聖人也柰何曰庖犧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黄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曰孔子之於三皇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脩君師之職於是

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奚為不可也曰義各有所當也按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

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夸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唐武德間亦以孔子配周公至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言釋奠於學以孔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

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飢而木食渴而谷飲無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其夭死也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備此衆人疑

其不祀三皇者為鈌典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之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所宗萬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而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攷矣

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顔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外國尊之爵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成舞八佾於庭其所以尊孔子者又豈以是為加與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為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

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周王天下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與或進曰先生之言詳矣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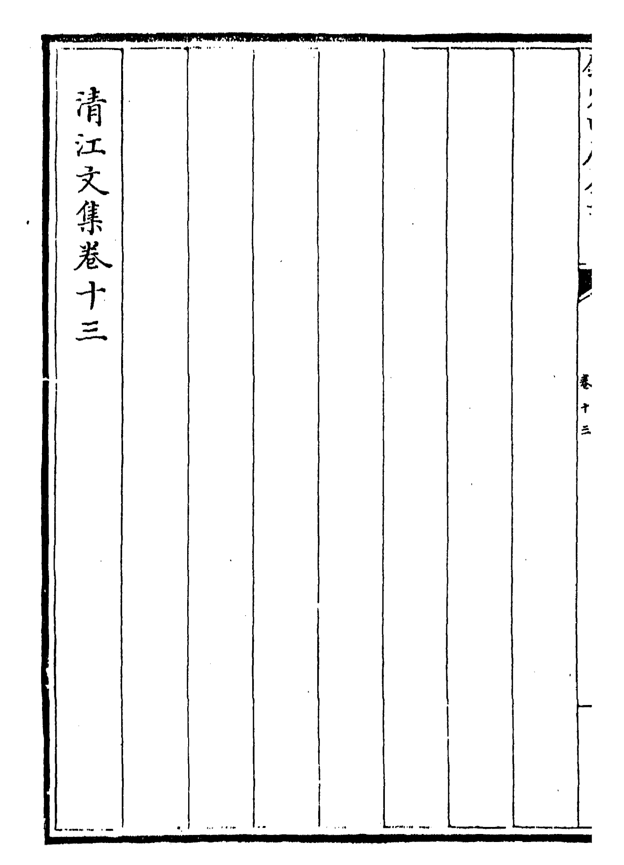
人與國且崇臺廣殿擬於王宮法亦非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不亦褻乎曰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說言於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予懼其惑人也故辨之

貓戒

成均會食所貓有饜其棄肉者日至焉山東孔默讀書

成均嘗夜見一白衣好女子就寢以青荷裹飯食之默食而甘至八日不飢且語同舍生鄒傑等咸曰千歲孽狐能化人人多惑而病病而死諸生環守之默忽排衆躍池中若從女子狀衆挽而出亟命醫往治乃握刃閉户醫不得進藥越數日或見貓於堂中謂即狐也逐而擊之斃腹有四子未乳嗚呼貓為肉所餌乃以類狐死於肉而狐之惑人者竟免天下之事多此類貪者可以貓為戒矣然人不能辨貓與狐而至於誤矧能辨人狐

之難辨者哉



清江文集卷十三

清江文集卷十四

明 貝瓊 撰

金陵集

黄山書舍記

江陰舊為常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達於海岸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由里秦望秀拔天半者曰黄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黄歇之地山蹤是得名而君山則歇之墓實在焉若敔若啓若定

若華向背起伏戟列屏峙皆境内之勝惟黄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壠於黄山乃翦蓬藋藝松栢築别墅於山之陽以居朝嵐夕紫接於窻户江濤海雨撼乎几席此尤據其最勝處遂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宣率其弟完歲治田為事上給滫瀡之奉暇則取羣聖賢書讀之世之紛華不接於耳目也因題其居曰黄山書舍且求文以記之余惟黄山在吴越諸山不

魯邾莒之於齊魯特以春申而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雄也方其明也說昭王出身徇主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以賓客相傾至躡珠履者三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之封而不聽朱亥之言卒制於李園身死族赤為天下笑又何耄耶上下千歲之久黃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哉豈其徒知儌非望之福不知戒無妄之禍也今宣智非不周也才非不優也衆方依乘風雲以取高位

而退謙一邱一壑與幽人隱士之流甘於枯槁寂寞每天高氣晶覽蓆帽之飛雲延石室之秋月考槃長歌超然放神埃壒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以易此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孟嘗諸君何可及哉惜余羈於世故汨汨東西南北未能相從卜居以耕學自娛為憾他日尚當放舟過宣父子於黃山舉樽酒弔古人援筆賦之未晚也姑書以為記

玩雲樓記

天台陳庭學客金陵僦小樓以居題曰玩雲而求余為之記余惟雲者山川之氣油然而上蒸者也有曰零雲曰洩雲曰同雲其卷舒無時曰閑雲散為五采曰矞雲而雲之狀亦非一有如斿幟者有如車蓋者有類人者有類馬者有類魚龍草木者有類鸞之横鴈鶴之孤騫者有如涌濤者如連峰接岫層樓疊觀者是皆雲之可玩也然雲無情也惟幽人處士玩之以寓吾情異夫聲色狗馬之玩矣聲色狗馬亦雲之過吾前耳物於物者

不以雲視之情或因而遷非若玩雲之忽往忽來乍起乍滅為高也至於庭學則其情之所寓又不繫於雲焉何也彼以雲為可玩而玩之也庭學從其父經歷公往於濠今自濠至京師受知尚書崔公遂辟禮部行人以不得朝夕奉其親歔焉常若不足者憑高眺望雲之所在即親之所在其觸於目感於心者何如哉豈若幽人處士玩其如旂幟車蓋如人如馬如魚龍草木鸞鶴騫騰如涌濤如連峰列岫層樓臺觀之可娛可愕而已昔

狄公仁傑出使并州北登太行之巔回望白雲曰吾親舍其下庭學之與狄公時越古今而玩雲之頃同一感也嗚呼君子委身而事君者義之公也覽物而思親者情之私也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狄公可謂兩盡其道已而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者天下之所同抑豈一人而然乎此余深取乎庭學也庭學嘗言有田委羽山之麓而親戚墳墓皆在焉將奉其親南歸然後為至樂豈徒託於玩雲以寄吾千里之思耶惟未得遂其私

也姑揭名於重屋固不繫於雲而繫於親者可知他日繇是而進於朝將命四方歌陟岵之詩則玩雲之感不止於此而忠孝之譽益著於時亦若狄公矣是為記

穀齋記

余少時讀書汎取古人之斷碑朽楮窮日夜而摹之六書之法非不通也而卒不能工遂輟而中止及嘗學為詩復取三百篇及漢魏唐宋詩窮日夜而讀之六詩之義非不繹也而卒不能進又輟而中止書也詩也特一

藝耳余學焉而不能至豈非不以其法為彀歟古之善射者莫如羿欲射之善者從而學之羿亦惡能使天下之人皆羿哉惟志於彀而已是故正鵠既陳決拾既備引滿而後發至不至力也中不中巧也非人之所能齊也所能齊者法也善學羿者不失羿之法射亦羿矣此射者必以彀為法也學聖人者亦然中者聖人之彀也及聖人之門者其徒七十惟顏子見之明進之勇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可謂善

學聖人矣聖人豈私於顔子哉其教顔子者即所以教
諸子之法也教無二法或過或不及此諸子之學聖人
不若顔子之得其彀也顧欲聖人變其彀率曰盍少貶
焉嗚呼其亦重於求人而輕於責已也已重於求人者
恒怠輕於責已者恒忽宜其不至於聖人也佛老之學
荒唐誕幻非有法之可循可守為其徒者且冀其悟而
入焉聖人豈若佛老哉而學之者恒怠且忽則佛老之
徒勝已蓋佛老之徒必求至於師學者亦必求至於聖

人而所得之妙豈不在於所示之彀耶余竊自懲其怠忽之過期進於書與詩之一藝且不可得況望至於道之大者歟會稽唐生之淳穎悟好讀書不以風雨寒暑少間遂以彀名其齋不遠千里馳价金陵求余為之記余雖未識生嘗與其父處敬氏交又同考禮於南宮固不得以荒落辭而私喜生之年少氣銳能以聖人所示之彀而進於學非若余之衰老所至者而止也故書其說使益勵其志云

遊冶亭記

君子不觀山川之勝無以廣其志宣其文金陵之山川不一而冶亭特據會通之地盡有其勝者乎洪武三年春余客金陵思一至其所以求吳孫權之故蹟時預編纂元史蚤夜不得休及史成謁歸雖可遊而不暇矣旣抵舍親友相過者屢以冶亭為問而茫然莫知所對心亦竊悔之六年復徵為國子助教以為必償向之所願而日與諸生講肄安敢舍其所事以遂吾私哉五月朔

有一日休沐之暇遂與二三子道出虹橋西過朝天宫而所謂冶亭者始獲登焉亭在宫中之土山上山有三亭由冶亭而東曰鍾英由鍾英北折而西曰飛龍飛龍者元文宗出居金陵時所構及嗣位道士陳玉林名亭以榮之歲久與鍾英俱毀惟冶亭抗於古木叢篠間亦無黝堊丹漆之飾矣是日也夏雨初止四無留雲東望鍾山高插天半而蟠龍之勢蜿蜿蜒蜒欲挾雲而上下其西則大江隱隱然白引一絲依山而東江右諸山起

伏向背者又若青芙蓉萬朶歷歷可數而北山石皆瑪瑙色方旦時與日光霞氣相射蓋亦鍾山之儗介乎近有民廬萬區鱗次櫛比及南北二塔屹然對峙金陵之奇觀畢致於兹矣境與心會久而忘返不知役役埃𡏖中者知有此樂否也因為之歎曰昔六朝皆國金陵若鳳皇臺謝公墩已湮於荒煙野草而治亭翼然尚存余幸得一寓目其上不可以無述乃各賦詩一首且志遊之始

竹溪誌

昔李白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日酣飲為事世號竹溪六逸故山不益其高水不益其深而竹溪著於古今者因人而勝也吾嘗即六逸而上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七人此稱逸之始乎孔子論其立心制行以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七人雖同為逸民而其高下

之殊槩乎聖人之權衡已接輿沮溺荷蓧丈人亦皆高世之人惜其違中害教異乎逸民之所為也歷漢魏至唐而得六逸焉若六子信皆逸矣不知立心制行視彼七人為何如抑流於沮溺荷蓧丈人長往而不來者乎然以白之放浪金陵秋浦匡廬五老間而風神蕭散鳳騫千仞之表其發於文章豪宕不拘而天機自協雖仕玄宗朝未幾忤意而去亦猶下惠之三黜而不失其逸歟巢父之東也杜甫以詩送之又見其肆志於虛無澹

泊駟馬高蓋視之不啻草露由二子而觀之六逸可得
而知矣吾又惜時無聖人如孔子者為之稱贊而品列
之孰能權衡其高下耶惟其清風偉節不與其身俱泯
猶有慕之於數百年之下以逸稱者非一而竹亦與之
俱高焉或者病其固而斥之使果欲附於李白巢父必
有大過人者亦未可深詆之也姚江之處士李德銘者
家於大溪之上鉅竹千挺青環翠合上有飛鳥之往來
下有遊鯈之出没彷彿徂徠之勝且為處士之所專矣

遂以竹溪自號非慕六逸而擬之者歟命其子庸來求余為之誌乃舉逸民之論告之而竹溪風土人物之詳煙雲朝暮之變固未暇及也雖然所謂逸者不以其跡之同而在於趣之同苟知李白巢父之趣則其為逸一也庶不辱於竹溪矣是為誌

北山書屋記

北山書屋者慈溪陳守常氏讀書之所也慈溪之名山不一其回峰沓嶂戟列筆立爭雄而獻秀者莫過於北

山書屋又據北山之勝朝嵐夕翠不起燕坐而盡在几席之間矣山之東去海為近波濤起伏浩汗瀰漫或見蓬萊方丈於晻靄中而安期羡門之跡彷彿可求西望姚江則邑居野墅井然棊布重華文命二聖人之德猶在於人而不忘者凡耳目所接必有會於心焉噫松風蘿月正在高世之士相友於閒寂之地尚無舍之而去如金陵之周顒始隱卒仕使鶴怨猿驚貽北山無窮之愧也檇李貝瓊記

白賁軒記

玉而琢木而緑絲而朱黄文之不可已也器非琢不工室非緑不華服非朱黄不備雖有物之至美其與石也薪也菅蒯也一而已矣嗚呼盍亦反其本乎以其琢而玉喪其質以其緑而木喪其樸以其朱黄而絲喪其純吾惡得不為之戚耶故為玉不若閟於石也為木不若朽於薪也為絲不若棄於菅蒯也使作器而必工作室而必華作物而必備雖文曷愈哉是以寶吾質弗願其

琢寶吾材弗顧其㮛寶吾純弗顧其朱黄豈非物之情也惟人亦然世恒病其不文固而飾之以華簡而矯之以恭放而强繩之以節外若可觀矣不知始流於偽而其本已亡矣吾深悲世之所尚而不恤其所喪也安得復吾太古之天歟赤城迮雨氏好讀書工五七言詩清麗有法始吾見於雲間信奇士也後十年復會杭之上庠則貌已改乎雲間之時詩亦盡斂其華而無雕肝琢腎之病焉且題其室曰白賁取易賁卦上九之爻辭蓋

知物待於貴貴極而反本故以素為尚不務過飾而偽者雖未聞吾說而心已會於貴之君子矣來求一言行其義遂舉以告之且吾之說亦惡其飾而不及乎文尚求至味於無味之表可也曰唯於是乎書

竹深記

會稽之地多竹蓋物有所宜猶衛之左泉右淇也上虞為會稽屬邑有大姓魏仲遠氏世居邑西北夏葢湖上伏龍山之下環以巨竹千畝而棟宇弘麗與湖山相稱

兄弟相處薰然而和名其堂曰詠春又一家之人生風氣渾厚之時多至百歲名其中奥之堂曰壽樂東南諸峰旁列前起若金芙蓉萬朶而朝嵐夕翠可覽於江雲海雨之外名其樓曰見山至於遊息之所則有窩曰養拙齋曰守約位置品列可弦可弈合而名之曰竹深夏益之勝專於魏氏矣當三伏時日光不到天風時來凄凄如清秋景而鷓鴣子規黃鸝翡翠之鳥相呼上下焉士之好竹者往往造其所仲遠必擊鮮置酒酣燕連日

至平生不相友者未嘗拒也余在錢唐時聞而欲往輒以事輟今年秋識仲遠於金陵且錄一時知名士所為記示余曰諸君子至上虞者幸不鄙而侈之以文詞而竹深尚缺焉敢屬之於子余辭不獲則歷述其說而復之抑嘗聞宋文與可守洋州數遊篔簹谷中今仲遠之竹深殆過於篔簹谷矧其為人謙而好禮直而有文斯合德於竹者乎於是乎書

竹深處記

距吳興東九十里曰青鎮鎮有芙蓉浦則其境之尤勝者也有張宗儒者世居浦上鉅竹綿亘數畝鬱然如雲因名其室曰竹深處介余内弟徐真卿來求記余嘗識宗儒之祖及與其父思孝遊自少至老獲見其三世心竊美之而且有所感焉夫張氏自五代以來閱五百餘年矣當時强宗右族倏起倏仆不啻蠛蠓之一朝暮以業書存者惟宗儒一門而已亦猶竹之自祖而孫歷千霜百雪之餘蟠亙交錯日蕃而日廣焉其本盛者支必

行亦自然之理也觀其竹者可知張氏之所積矣宗儒性好客凡遠近至者輒留不遣相與盤桓萬琅玕所挹天風而延海月世之所謂仙壇者殆無以過之客亦樂而忘歸以為吳下諸家不及也諸家之竹雖盛而其主無宗儒之風且不知有王徽之而拒之況他客乎余在檇李時數欲訪梁昭明太子書園於青鎮尚求簡齋陳公讀書所遂過竹深極吟嘯之歡累以事輟今又來京師回望此君於芙蓉浦迥隔萬塵之表為之興慨始因

其請而記之異日東還以償平生之好又當援筆賦之未晚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良月廿三日國子助教檇李貝瓊書於成均時習齋

愛日軒記

余友王止善氏家姚江之上林襟山而負海讀書耕田足以自給而無求於時葢自先世至其父東臯先生已四百餘年越之大姓久而不替者未有如王氏焉今年會京師告曰吾父没獨與母晏氏居實元獻公之七世

孫年今八十有六未嘗敢違左右焉因名其室曰愛日取揚子雲語也幸記而申其義余惟日之運而周天者朝於東而夕於西其度三百六十有五而贏日之積而成歲者始於春而終於冬其數亦三百六十有五而贏靜而觀之一歲之久不異一日之近若飛鳥過吾前逐之而弗及若流水決而下注禦之而弗止故人之迫於日者少而壯壯而老顏之渥者忽變而不復丹髮之鬒者既蒼而不復玄是雖血氣之盛且不可恃況其衰而

待有盡之日乎此孝子所以愛日者愛其親也揚子可謂善推聖人一喜一懼之言已吁日無一息之停如此而人有一息之存如彼則其所懼甚於所喜惡得不惜其已逝欲延其方來歟孰能乞吾駐景之大藥後天而獨久也惟其憂之深故其愛之至雖有芻豢之味懼親弗及享金石之音懼親弗及樂則此心為何如哉余蚤失父母以抱終天之恨時誦蓼莪詩為之潸然泣下今止善復養其母於耆艾之時尤盡愛日之誠益重余之

所感已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余固不能及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敢以為止善祝是為記時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七日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在青溪讀書所書

清江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江文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李崇寶

清江文集卷十五

明 貝瓊 撰

金陵集

尚友齋記

檇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余為之記余惟學不可以無友蓋足乎己者狹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論取友之道不止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友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止一世之士而為千百世之

士矣泛而求之若夔若龍若伊呂者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蘧瑗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廉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鰌其在聖人之門則顏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曾參之確此皆士之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尚神仙則有安期羨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乎惟其不足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焉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

理則所謂尚友者盡於是矣雖然上焉而為夔龍下焉而為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遠世之相後數千歲之久其人烏得而友哉所謂友者友其心耳人有古今心無古今之異也言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烏知其不在於一鄉一國乎一鄉一國且不可誣矧可以誣天下乎故居一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違曠世而相求非善於取友矣余以是勗諸已又以是勗諸人恐其事遼邈而忽於近也景文

其志之洪武六年冬十月既望國子助教檇李貝瓊記

全清堂記

會稽婁可先之卒也其妻王氏守義不貳邑之聞人顔所居之堂曰全清高其節也初王氏歸可先生子叔仁及澄而可先遘疾不起叔仁纔七歲澄孩提耳舅姑閔其少欲嫁之哭曰吾不幸夫死幸而有二子焉吾忍死吾夫而從人死何以見吾夫於九泉也舅姑乃止二子既長亦克樹立而澄至雲間從余遊者二年值兵變散

去越八年會於京師持太史宋公景濂所為傳示余求記其所謂全清者乃為之言曰古今人以卓行見於霄壤間如詩録恭姜春秋書叔姬史載夏侯令女及五代王凝妻李氏前後同一不朽者非其至清不可撓烏能以及之且恭姜叔姬令女李氏豈獨行人之所難行求異乎人哉不過為婦而盡婦道爾然上下數千年間其自淪於禽獸不恥為不善未有恥而格於善上與四人班者信其所行亦難而至清不可撓非可強而至也譬

水之為渭豈無衝風之所激驚湍之所盪耶衝風之所激驚湍之所盪其清從之而汚者天下之水皆然也渭不失其清者性固異於天下之水歟使其可汚亦涇而已嗚呼教化之不同風俗之日媮義之所在雖烈丈夫有不能盡矧責之婦人女子耶以婦人女子處變而盡道惡得不貴之而責其為丈夫者乎今澄母夫没之初咸欲敓其志而守之確絶之嚴如此蓋聞恭姜之風而興起於閭閻者謂之全清詎不信夫故論而白之亦詩

春秋之意耳有司當上其實旌之以風勵天下可也於是乎書王氏可先同里人年今五十有六而叔仁與澄奉之尤謹云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十月初吉檇李貝瓊記

運甓齋記

昔長沙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自渡江而南上下俱偷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

時坐談老莊者所及也及都督荆湘等州檢攝軍府衆事未嘗少間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隂至於衆人當惜分隂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聦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甓一事而已吾意其擁强兵據重地畜威養鋭之久當率諸郡請命北伐拔黜首於𩡧腥以雪宗廟之恥而即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日習勞欲致力中原者直虛語耳且諸胡迭興未易翦也蘇峻之變國破君辱正臣子灰身之日大兵雲

集乃欲違衆西還縱虎自害亦獨何心哉周太叔帶之
難齊小白有洮之會晉重耳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
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言如運甓時耶他
日且欲正卞敦之罪敦固可誅矣侃之夸大難立大功
亦由溫嶠輩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異同故僥倖石頭
之捷如其中為進退事幾敗於垂成則何異於敦乎梅
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亦過論也
雖然晉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實資其力此為諸臣之

冠而著之於史焉余故反復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為萬世法何者人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恒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甓之喻豈不善耶剡山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既老不仕洪武四年詔徵諸儒郡侯强起之既至京師又辭吏部乃授漢陽湖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施必有過人而不虛生虛死矣因其馳書三千里外求文為記故書以復之若侃之為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陳

敏於武昌平杜弢於湘州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乎

擁翠樓記

四明之奉化依山為縣而處士汪公幼海由城西徙家縣治東三十武且朝暮與山相接也猶病其蔽於崇墉不能周遠近之勢復即後圃建小樓為登眺之所焉於是大山横亘於南者玉几第一寶麓次之其西則為石棋盤而鯉湖在石棋盤西五里絶嶺有神龍居焉此山

之在二方者環拱几席之間矣東有長汀七十二曲如巴蛇赴壑束鱗蹙節宛轉而不得肆世傳唐葉靖命龍所開以泄水於海也益東三十里有山曰金鵞又衆水滙於東南為龍潭龍潭之上陗壁千仞類屏風狀者曰南山又轉而北望則青錦嶄然與玉几對峙一名蓮花巖此山之在三方者錯出窗戶之外矣觀其或起或伏或前或却爭奇獻秀不啻海濤湧而石筍列終日玩之有不厭者廣平舒汝臨為題曰擁翠而曹南吳主一書

之乃馳書京師求余為記余惟宋謝靈運好山日事遊放至伐木開徑窮天下之奇觀是有山之癖而未得其趣者也今幼海據其要領而闔境之勝畢效於一樓不待陟雁蕩放羅浮上匡廬遊太華為足矣秋高木脫霜霽天空延朝景之飛雲送夕陽之歸鳥山之翠罨於甌越者無盡而吾之趣亦無盡焉噫有其地而無其人雖美弗居有其人而無其地雖居弗美此之遺於昔而見於今天固將待於人乎不可以不志於是乎書

存誠齋記

昔熊渠子夜行遇寢石以為虎而射之飲金没矢下視石也復射則矢躍無跡射一也貫於前而激於後奚有巧拙之不齊哉始之石而虎也不知虎之非虎信其為虎矣故志於虎而不志於石宜其射而入也後之虎而石也則知非虎之虎信其為石矣故志於石而不志於虎宜其射而躍也嗚呼石無情也誠之所在雖至堅而開剡於天下之有情者哉是以瞽瞍石也不能不化於

子三苗石也且格舜於干羽之時舜亦盡其誠而已至於周公之風雷鄒衍之霜荆軻之虹李廣利之泉與韓愈之徙鱷童恢之咒虎王祥之致雀是皆誠之所感非偶然矣豈獨熊渠子之射寢石歟至哉誠乎聖人天也誠無不存人而未至於天必存之而誠焉存則積之久而驗之大又豈區區匹夫匹婦發於一念者可擬也此吾儒之教必本於誠而不違於動靜之頃或者誠有未至往往祈天而責人抑何悖歟宣城王德裕氏顏其齋

藥之室曰存誠求余為之記故舉其誠以告之如此余聞德裕精於醫其遊京師也遠近謁之而著治之功非一則凡脩乎已以誠而其應乎人者固無不存其開余石如熊渠子也何有尚始終勉之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三月十有八日國子助教檇李貝瓊記

杏林小隱記

醫之稱於古者非一其論有過人者不可目之以醫昔晉侯有疾秦使醫和視之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

將死天命不佑夫以平公之蠱於内不節不時其及宜矣此醫之所能言也以國之大臣任其大節而不能禦禍必受其咎則非醫之所能言也由是觀之和豈特工於醫人蓋工於治國者乎君子謂晉之求醫已公之疾而已政非醫之所及和不當舍所務而責其大臣其說似矣使趙孟有和之智以相平公烏有宮室滋侈女富溢尤晉遂至於卑耶趙孟不及此而和能因疾之不可為遂極言之若和之為醫相業在焉固不得復見其人

矣後有神仙董奉治人疾不責其報小者使植杏三大者五歲久成林復以杏易穀賑貧者此又有及人之功非射利庸夫可同日而語也余在成均一日陳君克仁來言其里中之良醫周清遠者其論六氣尤能推和之說而一以利人為心號其所居曰杏林小隱遠近謁之常著十全之效往往如奉之神非假杏林之名以自神也敢以記請余知清遠非和之智則必為奉之神仙於克仁之言信而可徵矣於是乎書

養志堂記

闕

景行氏有堂曰養志求其説於余乃進而告曰人子之事親不一其養而養志為大居有宫室之安出有遊觀之適享有鼎烹之美燕有絲竹之娱而所志不存焉非養之至也務養其志而不恤乎外孟子所以僅稱曾子而以曾元為戒乎景行曰然曰未也此特事之一耳天下有不同之志士志於學農志於稼賈志於貨彼積書不觀舍田不耘與盤遊聚嬉而失其工賈之業

將貽父母之大戚可謂養志乎抑不止於是也志廣大者或沮之以隘志清約者或矯之以汰志勤勵者或敗之以怠矣其視曾元儉於一肉者又何如哉景行愀然動色久而始定余遂終其辭曰世之不及曾元者亦人之通病無足怪也然君子惡可例於常人耶必也其心同乎父母之心未發而先之既發而從之毋奪其所欲而違其所惡使志之所在無一不遂亦庶幾乎可也乃起而謝曰盡之矣因書以為記景行器宏有學事親以

孝稱至於既没而不忘其心志嗜欲焉今受知大宗伯

擢為行人云

深悅齋記

檇李徐孟權讀書南湖顏其室曰深悅謁余為之記余

惟天下之所悅者莫大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公於人

者也而悅之尠蓋一貫之旨惟曾子子貢聞之諸弟子

弗與也況不及其門者乎顏子由博約而進至於欲罷

不能此悅之深者雖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焉冉求乃曰

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則局於藝矣子貢所造亞於顔子亦以貨殖為病而閔子騫原思季次不仕於大夫要皆悅其道者歟嗚呼學之不至固不足以言悅悅之不深亦不足以言學必也時有正業以專其習退有居學以一其志安之而不厭為之而不退則其所至猶水之入於物其為悅也深矣此君子始終之學成已而及人也苟未及此則所謂朝聞夕死者何事不恥惡衣惡食者何道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孰知其與天為一

逐於宋厄於陳圍於匡不合於齊楚汲汲焉皇皇焉無所容其迹吾又奚取而悅之也宜見於弟子之親炙者已鮮降於千數百年之後抑又尠矣使學而至於悅則天下之物舉不足以易之者豈暇悅衆人之所悅哉衆人之所悅居吾適乎體則思崇臺邃宇冬窔夏寒而已食吾厭乎口則思肥牛之腱龍門之鯉而吳人烹之和酸若辛而已樂吾娛乎耳目則思吹竽戛瑟二八起舞陽阿結楚代奏錯陳而已是皆悅乎外者非在内也悅

之深者體弗安乎居口弗饜乎味耳目弗役乎聲伎惟
聖人之道為慊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矣
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餘味矣衆人惡得而至
之哉孟權既學而悅信其辨於内外不至於交戰者雖
然悅之深若顔子者未易及已學者必法乎顔子其庶
幾乎是為記

如在堂記

天下之物有氣而無知有知而無情有情而無義此木

石之所以為木石鳥獸之所以為鳥獸也其靈於木石鳥獸者有知而情必從之有情而義必從之是以莫貴乎人已故愛其類者恒厚矧父母之屬尤非同類之可班乎生吾致其養没吾致其思顔色不得而覩也恒若接於目聲音不得而聽也恒若接於耳一出一入一升一降惡忍死其親哉世之人哀戚見於殯之日不能不殺於其終誠敬見於祭之時不能不衰於其久以宰我之學於聖人且安於衣錦食稻嗚呼是亦可忘耶記曰

夫鳥獸失羣喪匹越月踰時則必迈迷過其故都迴翔焉號呼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去之小而燕雀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則三年之喪聖人特為中制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而思親之心則無時而可已也四明陳思禮者生七歲而父没越二十年又喪其母煢然孑立而悽愴怵惕往往形於秋霜春露復顔其堂曰如在可謂不死其親矣求余為之記遂舉其説以復之且警彼之朝死夕忘曾鳥獸之莫若者

馬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四月初吉國子助教檇李貝瓊記

約牖軒記

余讀易至坎之六四與諸生論大臣上結於君之道而張繼善來謁且言其友宣城黄立本者好學工草書顔其遊息之所曰約牖敢以記請余始怪之既而復之坎自二至五似離中虚之象為室之牖焉牖者通也詩曰天之牖民毛公訓牖為道道亦通也嘗觀孟子一書告

子學於孟子者也其論性也雖孟子正言折之卒不悟其非者非蔽之甚於齊梁之君乎而今之墨者會一本之說由其明之可通也故在內者惟虛能受而不見其盈盈則不可强通之於外在外者惟虛能入而不見其阻阻則不可强通之於內此猶光耀之燭室不於户而於牖牖非正也自牖而通則一室之暗洞然八荒矣聖人之施教亦然是以成德達才異術而同功今立本之取易是能虛以受人思通其蔽者余請盡言以告之可

乎先師有曰約質言也牖牖下也納爵牖下而酌也一樽之酒一簋之食其樂用缶其告用約貴乎質也嗚呼誠莫加於質故上林嗇夫之敏周勃張相如弗與也公孫弘之詐汲黯弗與也趙綰王臧之文石奮弗與也然文有餘而質不足曷若質有餘而文不足也代之悅春華而忘秋實者古今所同此浮華多合而恭謹之士恒屈矣立本信能守其質而一於誠可以處險而無咎是亦約牖之一說尚勗之哉

清江文集卷十五

清江文集卷十六

明 貝瓊 撰

金陵集

九華精舍記

九華山在武陽熙山東十五里視武夸諸山秀抜於閩者奚啻邾莒之在齊魯其勢不得與之抗而名著古今者亦有其人焉宋之息菴居士葉公是也公幼讀書熙山及登進士第累官至寶謨閣大學士出知處州有嘉

禾瑞麥之應比三年又有芝生於庭人皆誦之既代而歸遂不樂於仕而所謂息菴者亦朱子所號而勸其止也穆陵思其為人三遣使徵不起命表其里為清節談者稱公有二疏之高而講學之功老而不倦則非廣受所及者及卒家無餘貲惟朱子翰墨及所序世次與先後行事以遺其後且戒以存孝敬毋私蓄而已子弟遵公之教咸循循有退讓風至四世孫茂生官於建寧未幾納祿家居郡太守論及葉氏一門輒曰此孝廉家也

後由熙山徙於九華地益斗絕而九峰列峙亭亭如青蓮九朵出煙雨外林木蓊鬱溪流回繞因名其居曰九華精舍山與人俱高矣茂生之子士能質美而好學當國家肇興學校遂充弟子員於成均數見余請曰自吾祖息菴居熙山百有餘年蓄書萬卷中燬於兵惟朱子十梅詠尚存而相好之義猶可想也吾父卷卷寶之不幸蚤没士能又孑孑來京師回望九華遠隔四千餘里而雲嵐翠黛恒若日接於前也河南程坦生既圖其大

槩幸先生記之時余為國子助教義不得辭若息菴出處始終九華之因人而著與士能不忘其所自皆可書也洪武七年夏四月十日檇李貝瓊記

雲門精舍記

青州之鎮山曰雲門上有穴如門廣可以通方軌雲氣朝暮吐納其中故以為名而起原張先生世居之先生一號古邨少學於天台孟長文而長文之學則出於金文定公蓋六經之道漢唐諸儒不能通而一之至宋朱

文公集周程諸說而大明焉當是時受業其門者非一而高弟則有黄文肅公黄文肅公傳之何文定公何文定公傳之王文憲公王文憲公傳之文安先生私淑於百年之後可謂純正而無弊者歟緜是講道淮楚之間四方遠近翕然從之皆稱古邨先生仕至衡州路照磨卒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其子紳克世其學嘗出遊三吳即姑蘇建塾誨其邑人子弟題曰雲門精舍示不忘其出且祠文肅以下五先生於中

明其先後原委之的不倍於朱子者也嗚呼天下之才局於所見恒昧性之為性道之為道得此遺彼而異端之説益肆可勝歎哉朱子析而正之至精至密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旨若日月既食而復凡有目者莫不覩其光彩彼簧鼓一世以罔匹夫匹婦者不攻而破視昌黎韓子之排二家其功倍焉雖其紛紛起爭而求勝强附於道以參立天地間然真僞之分得失之歸烏可得而掩邪古邨不憚數千里涉江而南從長

文學之師表於時及所著文集凡三十卷皆可傳也今紳繼述於後而又合父師而奉焉其守之固如此則所謂雲門者實道之所在山將與之而益峻已是可以不書乎

一梧軒記

無錫張止齋先生老於九龍也嘗植一梧於庭閲十年挺然秀聳而密葉雲布不知三伏酷烈之氣也先生日徜徉其下酒酣興發輒倚而嘯歌同乎惠子之曠焉既

没其子今禮部尚書維中益封植以示不忘復顔其室而屬余為之記余聞昔齊燕楚使於梧宫因問梧之大小一辭之失二國搆兵然梧何與於人使者獨以梧為問邪且不問梧之材異於衆木而及其先王之事則兵禍不在梧已若所謂一梧歴止齋父子二世其年宜可問而知之葢欲因梧而考其人也夫連林之木如束如附如庛如下其相輔為勢者非止一二而已風雷之所撼霜雪之所虐恒竝存而後㸌然未足以見其奇惟特

立者無所束而直無所附而起無所庇而固無所屈而下至礜於風雷霜雪剛姿勁氣奚啻忠臣直士之寡與翦焉甚危而未嘗為之少變於是始奇於衆木焉此余於一梧尤愛而譽之也嗚呼三吳之盛大家世族甲第相望嘉花異卉敷榮交蔭四時不絶及州縣兵起殆盡於焚燒斬伐惟張氏之梧獨存輪囷離奇過於龍門之植是亦繫乎數矣惟中當知樹於前而卷於後如此惡可直視其為梧也歟

留耕堂記

秦王翦將兵伐楚請美田宅甚衆且言為王將有功不侯故及臣請之為子孫業翦之智如此其子孫有能耕者乎漢田蚡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至請考工地益宅蚡之盛如此其子孫有能耕者乎天下之人有無窮之心必有無窮之計及一再傳而忽焉氷釋何其暴也若于定國之高門張安世之金貂七葉繇於方寸所存世久而益昌非止一時而已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

理之自然不可誣者故舉其人以槩古今焉奈何不務樹德往往笑刀腹劒陽予而陰中以快一已為事則非善於為謀矣四明之何鈞玉先生名其室曰留耕其千百而什一歟先生有長者風里中爭者不白之官而白之先生性尤急於養遇貧無養者輒周之或貸而不能償者悉焚其券縣東有一資國閘數壞於水為築外防捍衝激之患一方受其利又長塘為四明永嘉天台會稽之衝有水亭於以休往來者後毀於兵人皆病焉先

生復新屋若干楹風雨有所庇矣蓋其忠厚仁恕出於天性以為利於已者狹不若利於人者廣雖九野之土阡連陌亘不足以喻其方寸而子孫耕於後者有餘奚必如王翦田蚡之所為屑屑以憂其貧也乎先生既沒人猶稱之其子孫好學力行洪武五年以明經薦於春官則樹德之效已見於今日是不祈報於天而所以報之者不爽將使如于張之門繼繼繩繩歷數百世未艾也余雖不得造先生之居嘉其所積之厚而樂為其後

人道之洪武七年夏五月既望檇李貝瓊記

藥石窩記

士恒病於内之所不足而必待攻於外暴者抑之而仁懦者激之而强固者道之而通辟者規之而正貪者矯之而廉蔽者發之而明隘者充之而廣所謂藥石之戒尤人之當寶者烏喙昌陽空青丹砂弗與也故君子以藥石進其德小人以藥石損其過夸攷古今亡之所以存險之所以濟敗之所以存失之所以復豈非資之人

也哉或者好人之佞而惡其忤於已此藥石之言不至也藥石之言不至則病日深而身辱名滅嗚呼以藥石之可已病雖螫吻毒腸亦有所不恤至於正言之諤諤恒拒而不受方甘於有過之地是知愛其體之小者不知愛其體之大者可謂智乎余嘗以此自懲而雲間張拱辰顏其燕坐之室曰藥石竊取宋桐川簿丙公語將求益於大人先生而淩儀趙公本初為之記復屬余申其說焉余謂丙公之見俔俑歷言駁吏撫民之道則既

以為足備亦從而善之無一辭詡其未至烏在其為藥石邪拱辰兄弟四人讀書鳳皇山中二十年其於聖人之告弟子凡一病一藥皆用之而見功者余不暇瀆告之也抑聞魯大夫臧文仲善於季孫而孟孫惡之及孟孫死哭之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疢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石能生我疢能殺我是又以人為藥石者歟若文仲可與言智矣尚求以為法於是乎書拱辰名奎檟浦先生六世孫通春秋大經嘗試於有司

今以才選主興國之通山簿云

瀔峰祠堂記

一氣既裂而有文其所以開物成務莫備於四聖人之易故為五經之宗自孟子没歷漢至魏講易如王輔嗣者固未盡其旨宋周子得穆伯長之傳而太極圖通書作焉後二程洎邵子張子繼興故有皇極經世與正蒙之書蓋皆本諸易而為之也然邵子則兼乎數張子則專乎理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余嘗求之正蒙十七篇首

太和絫兩以闡造化之微次天道神化以推聖人之至
若動物以下諸篇無非發端以示人雖或失之深刻間
與易有不合觀其約而博精而實則孟子以來與周程
之說相為表裏而辯釋老之謬妄者此書為闕然考亭
朱子與太極通書西銘有註其餘則未暇及也番陽沈
毅齋先生因為正蒙解以備朱子之未備而王禘樂器
乾稱猶缺元德與丞上饒鄭君復初補其三篇新安胡
公雲峰序之亦既行於世矣及聞南昌濤峰朱先生者

深求邵子内聖外王之學既老著書凡易說禮說皆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正蒙且病其難而釋之豈亦采毅齋所註而損益之歟嘗欲購求定本以觀其異同得失時猶閟而未出洪武七年秋其子善來京師試補南昌文學掾獲見於成均因出所述瀛峰行實始末示余復求記其瀛峰之祠焉按瀛峰為洞雲處士之子初洞雲凡弟四人長雪澗次碧泉月澗而洞雲最少雪澗以文章顯於時而洞雲與之齊名瀛峰又純正而弘博其著述

也雖世無知者將待子雲於他日矣嘗命善集其所纂而繼終其未成者善亦克承其志且建祠奉之上推濂峰之意而及其祖洞雲處士與伯祖雪澗以明其傳之所自來可謂能子矣嗚呼易在造化固無言也而聖人言之逮世降俗渝人心益晦邪説日滋非有卓然立言之君子會一心於古今則弘通易簡之法仁義中正之歸不亦隱乎此諸子之功為甚大余不得不歴稱之也抑張子既出正蒙以授門人且曰其觸類而長之吾固

有望於後之學者毅齋爲能發張子之藴矣若瀟峰究先天之學而餘力及此益見理愈索而無窮所造何可及哉祠之於鄉既合於理而善復不墜其業有光於雪澗洞雲尤足嘉者故爲記俾刻諸壁云

茶屋記

槜李屠生兼善顔其息遊之所曰茶屋蓋兼善嗜茶尤善烹茶之法凡茶之産於名山若吳之陽羡越之日鑄閩之武夷者收而貯之屋中客至輒汲泉烹以奉客與

之劇談終日不待郲莒之會焉余因告之曰昔陸鴻漸著茶經三篇蔡君謨亦著茶經上下二篇而玉川子則有答孟諫議惠茶詩兼善嘗取而讀之乎彼奴視茶者未若鴻漸之深於味惜計口腹之小而不免御史李季卿之辱君謨以宋之名臣乃進龍鳳團希寵一時如丁晉公所為不免歐陽永叔之譏若玉川子洛陽布衣耳諫議餉以先春之品其於潤燥吻沃枯腸飲之不厭可謂好之至矣然不徒足一己之好為事且憂百億萬蒼

生困於顛崖未獲其蘇息遂因以諷在位之君子是以天下為心者乎此三子皆知嗜茶鴻漸固不足言君謨烏能無愧於玉川子也兼善必辨於是而有玉川之心已亟起而求書為記余復笑謂之曰俟大雪之夜過茶屋聽松風洶洶作秋濤聲酒醒一書未晚也而請之益堅遂書之洪武五年冬十月初吉兩山老樵貝瓊記七年秋七月七日重書於成均東齋

追遠堂記

追遠堂者天台林氏奉先之所也按林氏之始祖十一府君諱勲者五代時以鹽鐵使轉督台州諸軍事遂由閩之長溪徙家於黄巖半嶺其後支葉益繁散處梅溪團浦者特盛當宋設科目一歲聯中有司者八人曰雪邨曰勿齋曰曉菴皆以能文辭稱故江以南衣冠大姓必推天台林氏焉至六一學正嘗言吾宗族之大非一世一人之積於是築堂梅溪置主其中歲一祀之且會族人子弟講尊卑長幼之序云遂割田若干畝給其費

有女以疾不嫁者益以田四百畆而器物無缺矣其孫今國子生伯雲懼泯其實也求余為之記余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自祖禰之近推而上之則有曾祖焉又推而上之則有高祖焉然非止於是而已有高祖之祖焉譬之於水千盤百折以達於海然河不始於龍門積石而出於崑崙江不始於漢而導之岷山論者不徒考其脈絡必窮其源而後已人之報本可不求之遠邪水未有無源而出者人未有無祖而生者惟屬之近而有

服者其恩隆屬之遠而無服者其禮殺亦天下之同情也有能追而祭之不以遠近為隆殺豈非厚之至乎特古者限於先王之制大夫有廟無主士則祖禰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而鬼上下之分截然不得踰而僭者故孔子曰祭之以禮曾子之言蓋為有國者而發使施之所祭必盡吾之誠耳非謂庶士庶人得祭祖禰以上而及於無窮為孝也君子於此制雖不得為而心實不能已於是伊川先生以義起三祭之名而初祖先祖與禰各

有其類得而受祭焉林氏世次相傳越四百餘年源深流長如此而子若孫又能合雪邨勿齋曉菴以及十一府君而伸其敬可謂知報本之道已曾謂公侯之貴或不及乎此庶士庶人乃能之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皆率性之道篤於所親所尊者又豈强之而然哉故重其請而記之觀者亦有所警乎中尚華薄而之厚也夫

待月軒記

越胡子明氏築室舜江上顏之曰待月軒乃以書來言其地勢清曠與月為宜三五之夕六合無雲輒席其中以候焉湛然爛銀盤挾潮東升至明所及可見秋毫於海天百里外亦一時之奇觀也幸侈之以文辭余惟月之為象其行也有度其出也有時信可待而賓之其有不得待者二或阻於時焉或阻於事焉余往年客遊三吳泊舟垂虹亭下中秋月盈起而四顧氷寒雪縞因舉酒相屬客為吹洞簫作水龍吟此一快也使遇盲風怪

雨交至百怪夜出巨浪排山則無月可觀吾惡從而待乎去年過金陵鳳皇臺雖已湮為荒煙野草而山河不改景氣一新休沐之日與二三子乘月共登浩浩乎若超埃壒之表想見長庚風神於千載此又一快也使有簿書期會之煩朝暮不得休雖有月可觀吾惡從而待乎嗚呼月固可待以時而阻焉者天也以事而阻焉者人也二者未之能免則能待月如垂虹亭鳳皇臺者幾何人邪今子明無一事之撓當月之望待於兹軒以樂

其樂誠不易矣且人有盡而月無窮觀者恒有古今之感惜無顧兎不死藥以延吾壽相與周旋太清又可弗之待而一玩哉然必其可待奚若無心於待而適與月會也天下之事多此類者非獨月而已余將老而東歸扁舟一過舜江試與極論之姑書此俾刻諸壁予明安定先生十九世孫好讀書事親尤謹内外稱其孝云

清江文集卷十六